



学生的感言：法轮功真好



文／黑龙江法轮功学员 新生

那天，我正在操场遛弯，我现在教的一个学生凑到我跟前，对我说：老师，你知道么？我姐最佩服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了！我姐现在在省城的一所高中教学，她非常感激带她实习的那个炼法轮功的老师。她现在所用的教学方法都是那个老师教给她的。我姐还告诉我，让我多和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接触，她说，我能够从你们这些人身上学会如何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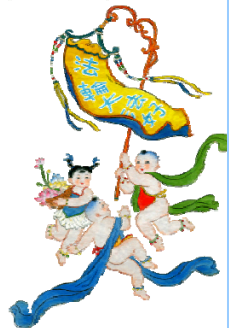
见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学生接着说：我姐实习的时候就想多上讲台讲几节课，让老师指导指导。咱家也没权没势的，你没有讲课的经验，哪个学校能够聘任你？可老师你也知道，现在谁认真带实习生啊？都是签个字完事，谁去认真指导你啊？可我姐碰上的这个老师就非常认真，我姐讲一节课，他就指导一节，而且还给我姐讲如何当好一名教师的道理。实习快结束时，我姐就买了一些水果和我姑一同去老师的家里感谢他，结果，我姐和我姑是怎样将水果带进去的，又是怎样把水果带出来的……那才叫感人啊！

我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曾向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她从前的一位老师，也是她现在的同事，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从前，她佩服这位老师，是因为老师课讲的真好；自从与老师成为同事后，她更加敬佩老师的为人了！

一九九九年，她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和她的这位老师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大概有二十多人。人多，一天下来，办公室的卫生自然是乱糟糟的。她记得办公室当时没有安排值日轮流表，但每天早晨她来的时候，办公室里都很干净。开始的时候，她还以为是哪个班的班主任让学生打扫的。

后来她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那位老师在天天打扫！再后来，办公室开始安排值日轮流表，两个人一组，一组值日一天。让她难忘的是，办公室里的二十多名老师，都争着抢着要和她的那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一组……

其实，象这两位教师这样的法轮大法弟子有成千上万个！每天，他们都在将“真、善、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给各个阶层的人们，人们从这些平凡而朴实的法轮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华夏的未来，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政府人员：共产党的新闻要反过来看

在中巴车上，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天安门自焚”，“某某杀人”等电视上一些中共为陷害法轮功而制造的欺骗民众的镜头。有一个看似聪明的人嘲笑道：炼了法轮功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显然，这个被蒙骗的人还自认为明白，认为炼法轮功的人愚昧可笑）。

司机正平静地开着车，听他们正谈得起劲，也有些耐不住，他说：我有一个在政府工作的战友，我曾问他，你们政府的人对法轮功是怎么一种看法？司机的话似乎吸引了全车的人，都想听听这政府人员的看法。不料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十分意外。司机接着说：战友只说了一句“共产党的新闻要反过来看。”

他这一说，全车的人一下都沉默了。在政府工作的或许最了解共产党，这位政府人员的话不得不让人深思：共产党的新闻到底有什么是真的？◇



德国宣判首例 中共“六一零”间谍案

【明慧网】德国首例中共“六一零”间谍案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宣判，被告人周超英被判缓刑两年，并被处以一万五千欧元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是首名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信息，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在德国社会曝光。

今年五十五岁的周超英，自二零零六年三月起与中共“六一零”密切接触，频繁地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提供给中共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使得中共得以监听法轮功学员的谈话并对德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除此之外，周超英受命为“六一零”高官陈斌（音译）撰写了一份长达三百页的所谓“报告”。

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六一零”作为中共为打压法轮功而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特别建立的机构，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份。周超英向“六一零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九十九条，犯有间谍罪。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其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检察院在法庭陈词中强调，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应将其行为公诸于世。

德国刑法第九十九条，间谍罪最高可判五年监禁。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周超英间谍案的证据确凿、犯罪行为属实，但鉴于其没有前科，并全盘认罪，对其从轻发落，判缓刑两年，罚款一万五千欧元。两年内一旦发现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将处以刑罚。◇

周成渝被重庆女子劳教所药物迫害致死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中共劳教所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一手法非常阴毒，它让很多法轮功学员备受折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而劳教所却在伪善的幌子下，逃脱罪责。法轮功学员周成渝就是被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用药物迫害致死的。

周成渝，女，重庆市渝州大学图书馆职工，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出生。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市女子劳教所被用药物迫害致死，年仅五十五岁。

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周成渝因坚修法轮大法被强行送入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劳教两年。大约二零零一年六月转到迫害最严重的四大队，关押在四楼（称严管组），被封闭式关押。每天只有二次几分钟的洗漱时间可到洗漱间，其它吃饭、解便都在舍房内。周成渝来四大队不久，迫害越来越升级，凡是被关在四楼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些非常凶狠的药教（因吸毒被劳教的人员）包夹，打骂折磨。劳教所利用减期奖励、给予各种方便等方式鼓励、纵容吸毒劳教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吸毒劳教人员迫害越卖力，劳教所给予的奖励就愈多，劳教所就是用这邪恶的方式来刺激她们行恶。

在二零零一年下半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四大队的法轮功学员近200人，当时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上开始长疮、有的还长脓包，但在劳教所那个邪恶的地方，它就是要利用法轮功学员身体上的不适来加大迫害。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的八月底，四大队就以“治病”为借口，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擦药。使用的是硫磺软膏，每次都是由2~3个药教戴着胶手套抓一把膏药，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涂擦，手套从不清洗消毒，也不更换。因为有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长的脓包，所以擦完后手套上留下很多脓血，照样往没长脓包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擦，擦过药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上的疮非但没好，反而几乎都长了脓包，此时怕再遭擦药的痛苦，法轮功学员们不让那些药教和警察知道。

周成渝长疮后很快就开始好转，所以第一天擦药根本就没有她，而第二天不知是什么原因非要强行她去擦

药，她本人和我们都强烈抗议，因为疮都好了。但被包夹强行拖出去擦药，说是“队长”（对劳教所警察的统称）说的。结果也是几次擦药后，她的两只小腿内侧都各长一个脓包，脓水流出时，周成渝就悄悄地将脓水擦掉，结果一次在擦脓水时被吸毒劳教人员发现，当时周成渝的两个脓包已经红肿（其实我们身上的脓包同样红肿、流脓水，都没让知道后来都好了），吸毒劳教人员就报告了警察，结果在星期五的上午，周成渝被强行带到劳教所医务室，给她脚上的两个包都上了药，包上了纱布，还开了一些药。药教天天逼着她吃药。

劳教所周末只有值班警察，当时大概是九月初，气温高达38℃左右，周成渝脚上的纱布从星期六就开始浸出大量的血水，周成渝本人和同舍房法轮功学员都强烈要求扯掉纱布，那些吸毒劳教人员（欧阳学兰、刘春秀等）强行阻止和控制周成渝扯掉纱布，结果拖到下周星期一下午，周成渝脚上缠的纱布全部被血水浸透，裤子上、床上到处都是血水，脓疮的红肿面都扩大到纱布外。而且奇怪的是，平时就是周末也常有警察从门上的小窗口向内窥视，但那次从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一下午三点钟以前，都没见任何一个警察到我们舍房来，而且我们一直强烈要求那些包夹利用外出打饭时将周成渝的情况反映上去（因只有包夹才能外出），而每次包夹回来就应付我们搪塞过去，不作正面回答。特别是星期一的上午分队长一般都会来舍房，但那天分队长贺霞一直未露面。我们星期一早上多次催促吸毒劳教人员打报告给分队长贺霞，贺霞一直说没空，一直拖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由四楼的队长薛仪带周成渝到医务室换药。周回来告诉我们说，医务室的医生没有给她上药，而是叫一个曾经搞过护理的吸毒劳教人员给她上药，她说两个脓包已经烂成很深的两个洞，药教用棉签给她洗出很多的脓水。然后医务室给她开了很多药，还给她输了液，还说要连续



周成渝

输5天。周说开始她坚决抵制输液，结果薛仪强行要她输，如不输，就要给她铐在病床上输。第二天起床后，周成渝从头到脚全身浮肿，而且她自己 also 感到身体很难受。我们都意识到药物出了问题，周和我们都马上提出停止输液，停止吃药，就是要治，也要改变治疗方案。周成渝跟劳教所医生提出药物反应强烈，劳教所医生却不改治疗方案，坚持继续输液。

当时四楼的中队长是杨明，其次是薛仪、苏畅，贺霞是分队长。她们每天都是派几个又凶又恶的大个头吸毒劳教人员（刘承玲、沈铃、欧阳学兰等）在周成渝的强烈抗议下、同舍房的法轮功学员的阻拦下强行将她拖出去输液。每次回来后，周都说她很难受，我们一再反映让其停药，四楼的警察就不听，周的身体越来越肿，头都肿的很大，连几天没见到她的警察看到后都吓一跳。在周的身体被药物伤害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劳教所不停止、不改变治疗方案，一直强行给周输了5天的液，周常对那些警察说，我以后身体出什么问题，就是你们给害的。

周每天还要跟同舍房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天天承受罚站，在劳教所安排擦药前，她与我们刚遭遇六天五夜罚站，不准睡觉的迫害。听说是国际上曝光后才停止。此后周感到越来越难受，肚子肿得硬梆梆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此时的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她经常痛苦地呻吟，还要被吸毒劳教人员辱骂，在她特别难受时，才停止她罚站。大约是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周难受至极，被警察杨明察觉后，又将那几个吸毒劳教人员叫来强行将她拖出去，她紧紧的拉着同舍房同修高仲英的手，让高陪着她。杨明坚决不准，那些吸毒劳教人员强行将周和高手分开，将周拖走。

从那以后周成渝再也没有回来。警察为掩盖她们的罪行，将直接参与迫害的四楼的队长薛仪、分队长贺霞调出四大队，将吸毒劳教人员欧阳学兰从四队转走。将知情的法轮功学员高仲英单独关押达五个月之久。欺骗法轮功学员说“周成渝保外就医了”。一直到十二月底，大家才知道周成渝在出劳教所的当天晚上九月二十八日在重庆324医院就不行了，第二天就过世了。